



# 胡蝶

闫存林  
著

情事

自古红颜多薄命  
一代情事痴后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K825.7  
YCL/1

自古红颜多薄命  
一代情事痴后人

白存林著

情  
事  
胡  
蝶

0042058

## 蝴蝶情事

---

作 者：闫存林

责任编辑：戚积广

责任校对：戚积广

装帧设计：奉禄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第七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125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 000 册

---

书 号：ISBN 7—5387—1169—4/I · 1121

定 价：18.80 元

## 内容简介

蝴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她从小即对表演感兴趣，十六岁那年成为中华电影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与影星林雪怀相爱，终至订婚。后蝴蝶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而林雪怀的生意却困顿不堪终至放纵堕落，蝴蝶无奈，走上法庭，解除了婚约。后蝴蝶去北平拍外景，被日本特务阴谋诬陷，说她在“九·一八”之夜和张学良跳舞而被报纸中伤为“红颜祸水”，此时洋行职员潘有声深爱着蝴蝶，在蝴蝶荣登影后之后，两人终成眷属。抗战爆发，蝴蝶一家避居香港，香港沦陷，蝴蝶全家又辗转逃到重庆。后偶遇戴笠，戴笠一见钟情，竟使蝴蝶潘有声咫尺天涯，蝴蝶被幽禁，被迫和戴笠同居。戴笠一心想和蝴蝶结婚，却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却因飞机失事死于非命。蝴蝶重新和潘有声相聚，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几年后，潘有声病逝，蝴蝶移居加拿大。1989年蝴蝶在加拿大温哥华安然长逝。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 目 录

楔 子 .....	1
加拿大的温哥华，一位老人凝神向远方眺望，她的心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	
第一章 她望着银幕，早已泪流满面 .....	4
她喜欢皮影戏，但不知什么是电影。终于流着泪看完一场电影后，对着广告牌凝视良久	
.....	
第二章 “蝴蝶小姐，你被录取了” .....	16
电线杆上歪歪斜斜的启事，竟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花草上纷飞的蝴蝶，竟陪她走过了 一生的路程。	
第三章 她看见他站在雨中，撑着一把油纸伞	
.....	
她和林雪怀扮演银幕情人，但她渐渐地在	

感情上将人生和舞台合而为一了，于是在雨中，  
她走向林雪怀。

**第四章 她喃喃地说：“雪怀，我要你娶我。”**

..... 55

面对胡蝶的迅速成名，林雪怀忧虑重重，于  
是两人试图用婚约拉近彼此的距离。

**第五章 “明星三巨头”出现在订婚宴上 ..... 73**

林雪怀和“明星”仅有一片之谊，胡蝶和  
“明星”素昧平生，“明星三巨头”出现在胡、林  
二人的订婚宴上，难道仅仅是为了祝贺？

**第六章 “红姑”倾倒了无数影迷 ..... 91**

“明星”张老板拍案定夺，温情佳人拿起长  
剑竟然也能御风而行，一时间，“红姑”搅得银  
幕血雨腥风。

**第七章 她终于决定走上法庭 ..... 129**

林雪怀悲观堕落，无故解除婚约，胡蝶被  
逼无奈，对簿公堂。法庭上目光相遇，竟如同  
陌路。

**第八章 她从初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 166**

舞会上，潘有声大胆地伸出手去。胡蝶结  
束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后，又重沐爱河。

**第九章 和张学良“九·一八”跳舞之谜 ..... 187**

当载着胡蝶和“明星”外景队的列车向天  
津开进之时，在中国东北，一场震惊中外的重

大事件发生了。蝴蝶哪里知道，此次北平之行，  
等待着她的是怎样的一场急风暴雨？

**第十章 潘郎携影后步入教堂 ..... 223**

荣膺影后，蝴蝶的事业至于鼎盛，欧游归来，阮玲玉之死令她倍感世态炎凉。结婚也许是一种逃避？

**第十一章 逃离香港 ..... 246**

战火纷飞，和久田力劝蝴蝶赴东京拍片，蝴蝶设计，在日本人眼皮下逃离香港。途中杨惠敏将蝴蝶箱笼丢失，蝴蝶陷入绝境。

**第十二章 蝴蝶落入魔窟 ..... 289**

戴笠对蝴蝶一见倾心，蝴蝶不寒而栗。潘有声无端入狱，蝴蝶无奈，去求戴笠，之后大病一场，戴笠时常探病，终使蝴蝶鬼使神差地住进了曾家岩公馆。

**第十三章 潘有声被骗赴云南 ..... 325**

戴笠设计骗走潘有声，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局长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以博得蝴蝶的一笑。

**第十四章 潘有声千里寻妻 ..... 361**

潘有声思妻心切，摆脱特务的跟踪，冒险闻到雾都。在军统纪念会上，遇见蝴蝶，被戴笠发现，潘有声奔赴上海，他能逃脱戴笠的魔掌吗？

## 第十五章 蝴蝶要飞走了 ..... 375

戴笠殒命戴山，蝴蝶重获自由。潘有声携妻儿赴香港。不幸英年早逝。温哥华的一座公寓里，一位老人在向世人诉说：“蝴蝶要飞走了！”

## 楔子

公元 1989 年。

如血的残阳懒懒地注视着温哥华，这座加拿大著名的港城于是也如醉酒一般，几抹红晕镀上了远处教堂的塔尖。余晖斜铺半江，微风过处，泛起阵阵红色的涟漪。

一座傍海而建的高层住宅里，一位年已八十许的老妇人神情木然，卧坐在一把靠椅上。她凝视着夕阳的最后一抹红晕渐渐从海面上消失，不由得轻轻地把一声叹息送入无言的空中。往事如过往烟云忽隐忽现，她努力想捕捉住其中的几幕，捕捉住那个青春焕发却又命途多舛的影子，捕捉住那个来去匆匆，天南海北如朝发白帝暮至江陵的倩影，捕捉她一生的命运……她微微抬起手臂，忽觉说不出的疲惫，此时她顿然感觉到她真的老了，暮年之感渐渐又涌入胸间，如塞进一团乱棉令她感到压抑之极。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以排除这种隐隐的不快。她竭力要从昔日的影子里走出来，摆脱这种时时困扰她的郁闷之感。她又抬眼向窗外看去，暮色已经笼罩了整个海面，此时她才发觉屋子里已暗了许多，但她不想

打开灯，她只想静静地在这样的朦胧的夜色里坐着，想着。她好像对人生忽然有了一种彻底的参悟，对过去的荣辱毁誉，处之泰然。她此时的心情如止水一般，静看远处海面上飘游过去的轮船闪着点点亮光，忽明忽暗。远处大海黑漆漆的，一直延伸到大洋彼岸的亚洲，那里有她的故土中国。渐渐疲惫的她，内心深处竟然又涌上了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那对虽已苍老但仍明亮的眼睛顿时涨满了泪水。

“人生的安排是由于际遇还是命运呢？我又何曾想到我会远离故国，寄居在北美温哥华这个滨海城市，虽然我十分十分地想念我熟悉的朋友、我热爱的观众，也曾多次起了远行的念头，但毕竟力不从心。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她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就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

此刻她的心好像有了翅膀一般，越过海洋飞向了遥远的东方大陆。如烟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竟清晰地一一闪现，业已模糊了的青春又如春光般无遮拦地泻进了她的脑海：她似乎听到了京奉线上蒸汽机车的轰鸣声，那是她孩提时代不绝于耳的音响；她似乎又第一次走入电影院，那份激动仿佛如昨……

夜色渐渐地浓了，墙壁上的老式挂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她忽然一惊，慢慢地站起身来，踱到窗前，拉上了窗帘，打开了灯，顿时一片黑暗被隔绝在窗外。

慢慢地她又踱回那把靠椅，伏向书桌，一支笔尖停在一沓摊开的稿纸上，动了动，终于什么也没写，两只眼中又幻出如昨的往事。忽然桌上的电话铃震动了起来，她诧异片刻，回过神来，忙拿起了听筒。

“喂，晚上好。潘女士吗？我是刘慧琴。跟您约好今晚我去您那儿，请问方便吗？”

“哦，刘老师，我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真对不起。您来吧，路上开车小心。”

她放下了听筒，坐下来，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

这位潘女士，名为潘宝娟，就是3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皇后——胡蝶。

## 第一章 她望着银幕，早已泪流满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旧中国，如同一艘风雨飘摇不定的江舟，艰难地行进在波浪起伏的江中。而在此期间生活的人们是幸福还是悲哀？世纪末的末落和世纪初的新鲜同时冲撞着人们的心灵，也许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孩子在这时出生未来对他们究竟是充满阳光还是阴云密布。但至少世纪初国门初开的中国将面临许多未曾见识的新鲜事物。

胡少贡夫妇此时的心情是欣喜之中隐隐透出些微忧虑。1908年初的日子，寒风吹面，仍觉冰冷刺骨，但春意已悄然靠近，上海提篮桥码头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某一天一声婴儿的啼哭从胡少贡家传出，胡蝶降落人世。当然她此时还不叫胡蝶，初为人父的胡少贡和妻子一起为孩子取个乳名叫宝娟。他们怎么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生逢乱世的胡宝娟日后竟成了风华绝代的电影皇后。其时大清王朝已渐渐露出灭亡的迹象，宝娟出生不久，大清国的光绪皇帝和那个垂帘听政几十载的慈禧太后相继驾崩。胡少贡夫妇虽非顽固保守者，但时局的动荡使他们不由得为女儿的未来担忧。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生

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希望她日后能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希望这混乱不已的朝代尽快结束。终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最后一个皇帝被迫退位。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至此结束，中国历史似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不久，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渐渐被风起云涌的军阀混战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面对如此不安的局势，胡少贡夫妇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宝娟。父亲开朗宽厚富有幽默感，母亲慈爱温柔但又不失严格。于是宝娟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了自己幸福的童年。

有一年，父亲得到姐夫的推荐，终于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有了较为丰富的薪金。但胡少贡长年奔波在京奉铁路上，时而北京，时而天津，时而广州，搬家便也成了宝娟童年难忘的回忆。虽然很不安定，但宝娟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虽不固定，却也极有乐趣。她常常站在火车站，听挎着筐子的小贩在火车进站时大声叫卖着：“二毛一只，又香又嫩的烧鸡！”她似乎天生对语音有一种敏感，她常常把各种方言模仿得惟妙惟肖。有一次，妈妈在厨房烧饭，正忙得满头大汗，忽然听得外屋有人在叫卖：“又香又嫩的烧鸡，二毛一只；鸡蛋喽，一块大洋给一大箩！”妈妈停下手中的活计，奇怪道：“小贩怎么进家了？”她急忙奔出厨房，发现女儿宝娟正看着她笑。妈妈问道：“刚才那个卖烧鸡的小贩呢？”此时的宝娟早已笑得弯下腰，捂着肚子喘不上气来。

宝娟不仅喜欢模仿，而且每一个新的环境对她来说均充满着新奇和刺激。她常常观察着各种新人新事，把一切看到

的和听到的深深体味：她爱听火车出站时那高亢嘹亮的汽笛；爱听沿街小贩那把尾音拖得长长的叫卖声；爱看那匆匆忙忙或悠悠闲闲的人们的各色表情，爱听故事，爱感动。这一切为她日后在银幕上塑造各种角色平添了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宝娟在对新奇事物的遐想中慢慢长大。

八岁那年，全家搬到天津。这一年父亲将宝娟和堂妹胡珊送入天主教的圣公学堂读书。在当时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能上学读书，更不用说去上教会学校了。其间的学习生活虽然如同天主教一样呆板而乏味，但毕竟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她日后能很容易地理解各种角色的内涵并把握角色的心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时宝娟改名胡瑞华，这是她从影前一直用的名字，即使在从影后，她的亲朋好友仍称之为“瑞华”，胡蝶仅是个艺名。

1917年，瑞华九岁。这一年，瑞华的父亲胡少贡辞去了京奉铁路总稽查的职务，带着全家迁回祖籍广东，在广州安家。广州在当时虽然已经是一个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但每逢传统节日，那种充满着乡土气息的民间娱乐庆祝活动却热闹非凡，充斥着大街小巷。其中各种地方戏曲的表演尤令小小年纪的胡瑞华流连忘返。她常常跟着这些走街串巷的民间表演团体，走出很远很远。她特别喜欢看灯影戏，灯光透过皮影，活动着的小人透出几分虚幻，她总在想一个问题，那几个小人怎么上了皮影呢？她看着布幕上一个个活动的剪影，想象之中为他们添上了生动的眼睛、鼻子、嘴，她觉得他们忽然是真的小人儿，要从那布幕上走下来。她总是跟着那些

灯影戏团，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个拉皮影的老爷爷温和地说：“小姑娘，回家去吧，今天不演了。”她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而此时急匆匆的父亲已经东张西望叫着她的名字奔了过来。

于是瑞华便跑了过去，拉住父亲的手，说：“爸爸，你喜欢看灯影戏吗？灯影戏好好看哦！那上面的小人会动，只是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眼睛什么的。”父亲严肃的脸色早已缓和了一半，无奈地对女儿说：“以后不许你乱跑，你知道你妈妈很担心你的。”

“爸爸，对不起。”瑞华拉着父亲的手，转到父亲前面，仰起脸对爸爸挤挤眼，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过，爸爸，那灯影戏真的好好玩啊！”

父亲没有说话，牵着瑞华的手默默地向家走去。他此时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带女儿进入一片新的天地，为她展示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世界，那个银幕上的世界。他急切地想把女儿带到那个小小的电影院，让她感受一下新奇。但他没有说，他想给女儿一个惊喜，他想看见女儿脸上再次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女儿是他的生命。

那是数年前，胡少贡在上海偶然看了一次“西洋景”，一部卓别林的无声片，令他感到非常震动，他第一次觉得西洋人不仅仅在枪炮上厉害，而且能把真人搬到银幕上令他们动起来。他知道那银幕上的仅仅是一个影子，但比起中国传统的皮影戏来说，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胡少贡并非艺术家，他还不知道电影和皮影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能比较的，他也不十分清楚其实中国已经有人在拍电影了。

电影的历史并不太长，它诞生于 1895 年的 12 月 28 日，在这一天，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的一个大咖啡馆中放映了《墙》、《婴孩喝汤》、《火车进站》及《水浇园丁》等几部影片。十年后，电影传入中国。但那时国人仍把电影称之为“西洋影戏”，把这种现代的银幕表演艺术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皮影戏”紧紧地联在一起。于是中国电影的最初尝试也是从戏曲入手。1905 年，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尝试拍自己的电影。这一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买了一架法国造的手摇摄影机和十四卷胶片，请来了著名京剧演员，“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就在丰泰照相馆的院子里，拍下了谭鑫培表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电影有了长足的进步。1912 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美国人依什尔购得了成立于 1909 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他找到了与其相熟的美化洋行广告部的张石川，请他当公司的顾问，张石川慨然允诺。其实张石川并不懂电影，而且连电影也没看过几场，他仅仅是凭着一点兴趣一点好奇才答应下来。而且因为他认为电影即影戏，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的旧戏，于是他请来了他的好友，对戏曲颇有造诣的郑正秋。于是两个对电影颇多误解的商人竟成了中国电影导演的始作俑者。电影在中国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开始了蹒跚的行进。而上海因为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成了中国电影的繁荣之地。

1913 年 7 月，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全部拍片工作。不久由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即首映于上海的新舞台。这是一部第一次走出了中国

戏曲影子的影片，该片以中国旧式的封建婚姻为题材，描写了“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的全过程，以夸张和讽刺的手法，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人道。影片的表现手法虽然比较幼稚，但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

到了 20 年代初，电影在中国已经如火如荼，又有多家电影制片机构从事拍片活动，电影也由过去的短片渐渐走向长片。1922 年，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开始上映，中国电影已经走向成熟。

胡少贡那偶然的一次看电影的经历，虽说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他并未对电影产生多大的兴趣，正如他觉得那走街串巷的皮影戏，西洋景充其量不过是骗小孩子把戏而已。电影也不过是电光皮影戏，并不值得他这个成年人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他这次突然萌生的要带女儿瑞华去看一次电影，其目的也不过是满足一下孩子的好奇心，让她体会一下他最初走进电影院的那份惊奇。他突然觉得长年奔波在外的他给予孩子的关心太少，他想借此来弥补一下这份情感上的内疚。他绝未意识到孩子会和电影有什么关系，正如他绝不会想到虽然女儿总是恋恋不舍地看皮影戏，将来会和皮影戏有关一样。

然而胡蝶一生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并如醉如痴地爱着电影，正是父亲这第一次带她走入电影院而使她从此步入了另外一片新的天地，她的一生似乎注定要献给那块不太大的银幕。

那是 1922 年的一天。吃完晚饭，瑞华便悄悄地拽了拽父